

符号哲学维度下多媒介 符号学理论框架构建研究

淮艳梅 杜金榜

摘要:多媒介符号学是研究处于某一文化语境的构符者和解符者,通过多媒介交际符号劳作,达到认识人类行为和思想,认识事物现象和本质,型筑社会交际文化之科学。本文基于符号哲学维度,构建多媒介符号学的理论框架,旨在揭示多媒介符号发挥交际功能的哲学机制,以有效推进多媒介交际,提高社会交际效率。研究框架表明,在多媒介交际过程中,交际主体凭借多模态交际符号,即物质、感知、时空和符号四种媒介模态以及言语、文字、影视、表格、图片、身势语、戏剧和实物等媒介模式,对交际符号进行融合与转化等信息处理,进而形成多模式的交际语篇。此基础上,再对交际语篇进行多模态信息化、多信息语篇化等处理加工。由此实现多媒介事件的理论创建与哲学识解。

关键词:符号哲学;多媒介事件;多模态交际符号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5)03-0090-08

DOI:10.13658/j.cnki.sar.2015.03.012

哲学研究的最高目的是认识自我,研究该阿基米德点的哲学思潮先后经历了古希腊苏格拉底形而上学、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文艺复兴数学、19世纪达尔文生物学以及20世纪符号哲学等五个阶段^①。古希腊苏格拉底哲学认为,人是可自我探究、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理性存在物;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把人看成是具有信仰的宗教存在物;文艺复兴的数学思维者强调数学理性的重要性,他们将数学观点看成是分析宇宙之人的根本观点;到了19世纪达尔文生物学时代,人就成了可生产哲学和诗歌的较高种属动物,而生产方式则犹如蚕吐茧丝或蜜蜂筑巢;以卡西尔为代表的20世纪符号学者将符号看成是人的哲学本质,他们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是人的对象化中介,文化是人的对象化目标,即人的符号劳作创建人性文化。

在20世纪90年代的多媒介帝国里,多媒介符号劳作逐步更迭了人类的社会交际方式。在媒介技术神速发展的时代,媒介符号对信息传播技术的控制性刺激不得不作出回应^②,期间,作为信息传播技术及其产品,媒介符号犹如人体血脉渗透于信息传播的各个环节,并致力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逻辑-信息-多模态:司法语篇中法律推理的三维认知模型建构”(项目编号:12YJC740034);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11年度外语教育研究专项课题“大学生英语思辨能力培养模式探索:基于语料库的议会制英语辩论课程建设”(项目编号:GPA11507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法律信息挖掘模式研究及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3BYY088)。

作者简介:淮艳梅,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科基地博士研究生;

杜金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科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架构现代社会的文明路径。于是,通过传播媒介,人类时空记忆得以建构,并最终使得跨越地理空间界限的人类文化认同得以生成。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单模态现象也逐步被多模态现象所替代,各传统媒介边界逐渐被打破,多媒介事件时代已经到来^③。据此,基于符号哲学维度,我们拟以多媒介符号的信息传播功能为出发点,试图研究多媒介符号的多模态本体特征及多模式交际方式,以及多媒介交际事件的创建与识解路径,进而构建多媒介符号学的理论框架。

一、多媒介符号学的起源与进展

发轫于19世纪后期的符号学,以符号的本体结构特征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成欧洲大陆学派和美国符号学派两个研究阵营。欧洲大陆学派以符号学之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代表。索绪尔认为,作为符号学的一部分,语言是一种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如水的能指是水的发音,所指是无色无味的液体,能指和所指之间是约定俗成的关系。美国符号学派以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为代表。皮尔斯从解释哲学的角度,把事物A定义为符号,A的所指定义为某一事实或客体B,把A因指向B而对B赋予某种解释性思想定义为C,据此提出符号A、对象B和解释项C的符号学三元观。此外,皮尔斯对符号进行了系统分类,他将符号划分为图像、索引和象征三种。图像符号强调符号与对象具有同质映像关系,如用图片中的张三指称张三;索引符号强调符号与对象之间具有某种异质关联,如用地图中的波线指称河流;象征符号强调符号约定俗成的指称关系,如用水指称无色无味的液体。

然而,上述符号学研究由于忽视了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作用,因此该研究仍受形式主义的束缚。随着英国社会符号学家韩礼德(Michael Alexander Kirkwood Halliday)对“语言是社会符号”理论的提出,人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符号实践便顺其自然地成为社会符号学的研究对象^④。由于社会符号实践既强调人的社会交际与媒介的符号中介的双重功能,又极力把上述符号学理论从语言学领域移植到单一的非语言领域^⑤,由此在当下多媒介事件时代形成了多媒介符号学,其中,卡莱斯(Gunther Kress)和万力文(Theo van Leeuwen)拉开了此学科的研究帷幕。卡莱斯从社会符号学视角研究媒介模式的概念和本质特征,认为模式的成立需要具备四个条件^⑥,一是发生于某一特定文化语境中,如发生于中国香港民事庭审语境中;二是以社会交际为目的,如原告以指控被告侵犯其肖像权为交际目的;三是能指为符号资源,如图像、文字、排版、音乐、手势、言语、动画、音频等;四是能够产生指称意义,如原告向法院呈交由被告散发于网络的原告照片图像能指,指称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肖像权之意义,以期实现侵权赔偿诉求得以判决支持的交际目的。万力文称语言、手势、图像、音乐、食物、着装、实物等符号资源为交际模式^⑦,并认为交际模式具有社会交际语境的能指(如皱眉)和所指(如不同意)功能,通过媒介边界的分割(如广告中的“雾霾天空”图片和“我想拥有一片蓝天”文本中现实和梦想的剥离)、分离(如用空白区分“克林顿访华”图片和“克林顿访华”文本)、融合(如“克林顿访华”图片和“克林顿访华”文本占据同一版面空间)、叠加(如“人民大会堂”图片和“人民大会堂”文本相互渗透)、合拍(如“黑色”图片和“黑暗”文本意指不好的事物)、对立(如“黑色”图片和“寻找光明”文本意指相互对立的事物)等来表达交际模式的意义潜势。

随着功能语言学和语篇分析方法的推广应用,多模态功能语篇分析方法成为当前中外多媒介符号学研究的主流方向。其中,(1)欧图尔以悉尼大剧院为例,分析楼房、地板、房间以及

其他建筑组成部分的表述、模态和构成意义^⑧。(2) 欧海勒伦本人从视觉和听觉两大感官着手,分析电影中国城(Chinatown)中镜头、事件、人物、肢体动作、语音和音乐等的表述、逻辑和构成意义^⑨,主要结论包括:音乐模式特征表现为音量、音高、音质、旋律、保真度、节拍,表述功能表现为经验语境、互文交涉和音乐主题,逻辑功能表现为叙事因果关系,构成功能表现为剧情音和剧外音等。(3) 卡莱斯借助于框架、矢量等技术分析手段,分析图片中的表述、交互、构成意义^⑩,并将研究对象扩展到视觉交际中的二维图表、地图、艺术、以及三维雕塑、儿童玩具、建筑物和各种日用实物等符号模式。(4) 张德禄认为,多模态语篇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片、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并据此提出多模态语篇分析框架^⑪,具体由文化、情景、内容、形式四个层面组成,文化层面包括作为文化主要存在形式的意识形态和作为话语模式选择潜势的体裁意义,情景层面由话语范围、话语基调 and 话语方式组成,意义层面由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篇章意义组成,形式层面由语言语法系统、视觉语法系统等组成。

二、当下多媒介符号学研究的识解漩涡

根据符号哲学理念,当下多媒介符号学研究尚存如下识解漩涡与研究困境:

第一,社会符号学域中的模态所指偏离符号哲学维度下的模态所指,亟待修正与完善。符号哲学从符号文化功能出发,认为符号本体具有能指与所指相对应的普遍性、用异性符号指称同性事物的多变性、用理性区分符号对象的抽象性、具有符号记忆基质的时空性^⑫以及用以表现艺术本质的艺术性五种特征^⑬。艾利斯卓姆基于多媒介表述事件功能,提出模态概念,意指其为媒介符号的本体特征,并对符号哲学维度下的符号特征进行了深入挖掘和具象解读,包括指称平面、人体等物质界面的物质模态,指称视觉、听觉、嗅觉和感觉的感觉模态,指称宽度、高度、厚度和时间的时空模态,以及指称象征、索引和图像的符号模态四种^⑭。然而,社会符号学视野下的模态能指却指称不同的对象。如上所述,多媒介研究肇始于社会符号学,其代表人物卡莱斯认为多模态是单模态现象在信息技术时代的蜕变趋势,如传统文学作品媒介以文字印刷的单模态呈现^⑮,如杂志新媒体用多颜色插图和多形状版式的多模态呈现,并指出这种多模态趋势正在极力打破媒介之间的边界,从而丰富以多媒介形式表征事件内容的符号功能。而且,后继的社会符号学者以上述模态理论为研究基础,通过各自勾勒的模态资源研究其潜在意义,包括口语、视觉、语言、图片、音乐、声音、手势、叙事、颜色、味道、演讲、触觉、雕塑、动作、地图、艺术、着装、图像、手势、动画等各种社会符号原型。据此,社会符号学视野中的模态所指已偏离符号哲学维度的模态所指,亟待多媒介符号学对其进行外延的修正与完善。

第二,多媒介符号本体特征亟需在多媒介事件动态时空框架内研究,以确保对多媒介事件交际意图解读的合理性。符号哲学认为,符号是一种具有记忆基质的过程性时空生命有机体,其中,空间是人类的外经验形式,时间是人类的内经验形式,符号时空框架共同指向连续的有次序的事件信息域,符号记忆过程是对已知经验的信息提取,以及对已知经验的信息重建^⑯。据此,作为社会交际前提的人类经验,以事件信息形式储存于人类时空记忆框架内,以待人类具体交际行为的激活、提取、整合与创新。诚如奥海勒伦通过固定和移动摄像镜头来控制时空的变化一样,多媒介事件在共时性时空框架内受到静态和动态两种语境制约。静态语境如同固定镜头时空下的多媒介图像,由多种单位媒介的模态和模式相互结合、融合、渗透而得以形成多媒介语篇,语篇中的重要信息可通过颜色、形状、位置、尺寸等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进行凸

显、模糊、边缘等特效的认知处理。同时,由于时间的线性推移特征,动态语境中的多媒介语篇由一帧帧静态多媒介图像以及镜头移动时的动态时空过渡组成,与人类的真实社会交际活动过程同构,而后者中的交际主体用眼睛移动代替镜头移动来控制交际时空的迁移,从而廓清多媒介事件得以呈现的多媒介语篇边界。此外,多媒介符号的选用,除受社会交际语境制约外,还拘囿于交际节约性要求,即看似分散的多媒介符号选用,实则均受制于表述同一核心事件即交际意图的使命,故在多媒介组成部分的选择和使用时需经过深思熟虑,以有效避免对交际意图有赘述和误导嫌疑的媒介使用。总之,在多媒介事件动态时空框架内创建多媒介语篇,才能保障后续交际意图的合理性与正确性识解。然而,前期多媒介研究较少考虑动态时空框架中的信息记忆属性以及多媒介事件的交际意图目的,故在多媒介符号学之理论框架构建时应予以充分考虑。

第三,多媒介研究亟需信息传播学的理据支持,以透视多媒介信息在交际主体之间传播的全部过程。卡西尔认为人类的符号活动勾勒出人性文化的圆周,圆周的各个扇面由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符号形式构成^⑦。而且,通过对上述符号形式的具体研究,卡西尔提出,人类文化世界是一种有机整体,散落的符号形式最终聚拢于符号劳作这一根本属性上,而符号劳作特征又离不开各种符号形式的特殊品性和特殊结构,故多媒介符号研究势必要着手于各种符号形式的学科规律及其实践材料。尤为指出的是,在目前多媒介帝国时代,信息传播学已明显成为多媒介框架构建的理论基础。首先,多媒介的存在价值在于其对多重信息的传播,而脱离信息内容的单纯多媒介形式研究,只会掉进形式主义的深渊,从而失去了社会交际意义。其次,多媒介具有多模式和多模态结构特征,而对于多媒介结构的建构和应用,或对于多媒介边界的间化和转化等行为的实现,均需要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支持和创新。再次,多媒介事件的信息单位及其网状信息流动,需要信息传播学方式进行认知加工处理才能得以实现。由此表明,多媒介研究不但需要基于多学科基础,而且要凸显信息传播学的领军作用,但目前主流的多媒介分析方法仅从单一学科视角出发,或功能语言学,或认知语言学,或交际学,均缺乏多学科尤其是信息传播学的理据支持,因此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第四,当下的多媒介符号学研究框架缺乏系统性论证。符号哲学的核心理念是符号文化目的和符号劳作功能。卡莱斯顺应了该符号哲学理念,把符号劳作具象化为对于媒介模式的创作,把符号文化具象为社会交际文化,并且强调媒介模式发生于并服务于某一特定社会交际语境^⑧。同时,他把人类创作媒介模式的目的皈依为对交际事件意义的生产,而交际事件意义产生的源头在于图像、语言等符号资源。然而,卡莱斯并未厘定媒介模式的划分依据,亦未建立媒介模式的范畴体系,而且关于意义的解读理据更是惜墨如金。历史上对意义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语言结构层面讲,语言哲学多是从语词出发,探索其内涵义、外延义、自然意义等;功能语言学从语词或小句出发,探究其概念意义、人际意义、语篇意义、文化意义、体裁意义;语用学从语词或命题或篇章出发,探究其语境意义、信息意图、交际意图等;认知学从语词或命题或篇章出发,探究其概念、范畴及其关联、构式关系等。然而,卡莱斯社会符号学中的多媒介研究,多从媒介模式或模态的任意划定,直接跨步到媒介所承载意义的主观臆断,因此缺乏自多媒介形式到其承载意义的解释项,因此当下的多媒介符号学研究亟需系统性理论框架构建。

三、多媒介符号学理论框架构建

在符号哲学维度下,多媒介符号学是研究处于某一文化语境的构符者和解符者,通过多媒

交际符号劳作,达到认识人类行为和思想、认识事物现象和本质、型筑社会交际文化的科学。其中,交际符号是实现人类社会交际功能的符号中介,是构符者或解符者通过理性思维的信息加工来创建或识解交际事件的多媒介符号。多媒介交际符号以指引信息加工过程的交际意图为核心所指,以表征交际信息的多媒介语篇为外化能指,以凸显交际符号特征的多模态和多模式为内在结构能指和外延原型能指。基于此,笔者拟用图式化模型构建多媒介符号学的理论框架,具体表现为“一面两边双向三点三边”的多模态交际符号劳作模型(见图一),以及“三层四步”的多模式交际语篇信息处理模型(见图二)。

第一,多媒介符号的劳作模型构建。多媒介交际符号运作原理如图一圆锥体框架所示。(1)圆锥体指称多媒介交际符号劳作现象,其内在结构表现为多模态特征并渗透于整个社会交际过程;锥底圆形面指称具有多重符号形式的交际文化,起着支撑或限制交际主体活动、思想及认知能力之作用;(2)三点分别指向构符者、解符者和多媒介,构符者和解符者产生于特定交际文化语境,交际主体既可以是构符者,亦可以是解符者,原因在于社会交际主体需要同时完成交际对象所呈现符号的识解过程与交际者欲以呈现符号的创建过程,才能保障交际活动的正常推进;圆锥体顶点指向多媒介,并通过斜线标明其内在结构的多模态属性。多媒介由传播信息的单位媒介组合而成,其几何特征表现为可沿圆锥中轴线上活动,意指多媒介劳作越符合构符者和解符者相交集的交际文化,就越能体现交际主体的构符和解符能力,越能提高交际主体的构符和解符效率。如若三点聚集于交际文化锥底圆形面,形成“三点一线一面”的几何关系,表明多媒介交际功能已达到最大化利用;(3)圆锥体两边由构符者和解符者两点分别与多媒介一点相连,指称构符者的多媒介符号创建过程和解符者的多媒介符号识解过程,两种过程通过多媒介的多模式外在形式予以实现,多模式作为多媒介的上位抽象概念,同样具有多模态属性;(4)整个圆锥体中的三点均为实点,表明三者均是交际符号的物理外化实体,是交际主体通过感官渠道能够感知的外部世界刺激源;而圆锥体中的边、线、面均为虚态,表明他们的所指是需要通过交际主体思维活动方可认知的事物;圆锥体中所有连线箭头均是双方向,意指点点之间和点面之间具有相互牵制关系,其中,交际主体与交际文化及其符号形式是多媒介符号学研究的外延影响因子,而媒介、模态、模式、多模态以及多模式是多媒介符号学研究的内涵影响因子。综上,整个多媒介交际符号劳作充斥着多模态属性,故本圆锥体命名为多模态交际符号劳作模型更为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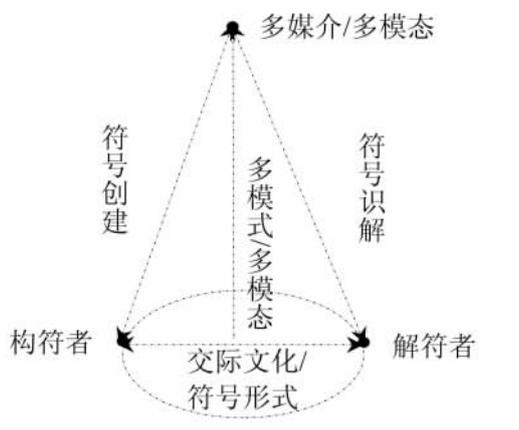


图1 多模态交际符号劳作模型

第二,多媒介符号的内在结构与外在方式特征构建。笔者基于上述多模态交际符号劳作模型,通过大量的法律课堂交际语篇标注实践,得出以下多媒介范畴化结果:(1)依据符号哲学的符号五特征以及艾利斯卓姆的媒介四模态分类,笔者确定多模态内在结构是一有机整体,由物质、感知、空间、符号等四种模态组合而成。其中,物质模态意指人体、平面、实物、声波、光波等五种信息传播物质界面,比如话剧由声波、或静态或动态的平面或非平面、人体等物质界面组成;感知模态衔接信息传播物质界面、人体感官信息渠道以及人脑信息加工界面,意指视觉、听觉、嗅觉、运动觉和感觉六种传感器渠道,涵盖整个信息传播和信息提取等认知心理过程;空间模态意指或真实或虚拟存在的信息传播方式,由宽度、高度、厚度和时间等时空认知结构组成,通过对人类记忆和已知经验的存储、激活、提取、整合、创新等信息加工实现;符号模态源自皮尔斯符号学的解释学视角,意指媒介建构意义期间的象征、索引和图像等符号指称功能和意指关系,符号意义解读重点在于给出明确详尽的解释项。(2)从符号哲学的理性和感性双重功能出发,以交际主体左右脑的命题和图画两种思维方式为媒介宏观分类,以多媒介语料库的信息存储和提取便利为媒介分类技术要求,笔者从法律课堂语域中剥离出言语(如重音、语调等)、文字(如字号、字体等)、影视(如图像、过渡等)、音乐(如节拍、旋律等)、表格(如线、长方形等)、图片(如后景、前景等)、身势语(如手势、表情等)、戏剧(如道具、人物等)和实物(如建筑、雕塑等)等九种媒介模式,并发现各种模式有其各自独特的多模态组合特征,模式之间存在模态特征的完全涵盖(如戏剧与图片)或部分交叉(如影视与音乐)或完全独立(如表格与言语)关系,而且发现多模态特征越复杂,多模式表现力越强,多媒介交际效率越高。(3)从符号哲学的文化创建目的出发,笔者发现,多媒介交际符号的劳作范围拘囿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劳作结果表现为多媒介语篇,在此语篇范围内各种模式相互并存与协同,协同的目标是交际意图这一核心信息,并存的路径是多媒介组合、融合、间化、转化等媒介模式及其模态边界的突破方式,信息传播技术的革新便依赖于上述模式及其模态边界的突破,而新媒介的创建则有助于促进交际信息的传播信度和效度,加深交际主体对交际信息的理解和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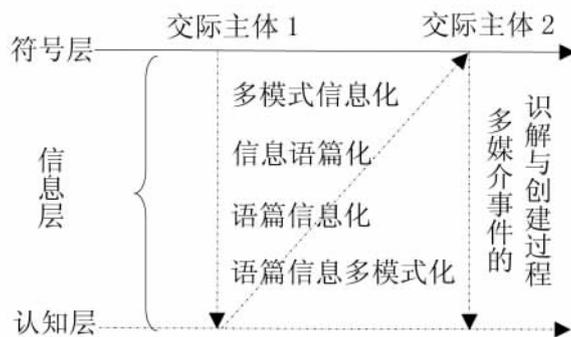


图2 多模式交际语篇信息处理模型

第三,多媒介符号学的多学科理据构建。哲学符号的文化多扇面性以及前期多媒介语篇分析的多学科性,把多媒介符号学的理论框架构建基础指向具有多学科理据的语篇分析方法^⑩。作为语篇分析方法的一种,多模式语篇信息分析方法同样具有多学科理据,并据此以独特的方式解读多媒介语篇所传播的意义。(1)基于社会功能语言学和篇章语用学、逻辑语义学^⑪等理据,将多媒介分析单位由语词、小句扩展至命题即信息单位(用于社会交际的最小单位),将分析目的由概念意义、人际意义、语篇意义、文化意义、语境意义、体裁意义、意识形态等意义解读,转向对呈现交际事件尤其是交际意图的多媒介交际语篇进行显性与隐性意义及

行为的建构、解构、推理、映射、识解等认知过程的揭示。其中,交际意图指信息意图背后的真实意图,信息意图指交际主体在交际期间所持有的某种信念^{②1}; (2) 基于菲尔克劳从文本到意识形态的描述、解读、解释三阶批评话语分析模式理据^{②2},将交际事件的识解区分为多媒介语篇的命题描述、命题的信息结构和信息行为(是语用学“言语行为”概念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延伸,指称信源传播信息时可能意图实施的信内行为、信外行为和/或信后行为)解读、交际意图的语境解释三个动态阶段,从而在多媒介语篇表层和交际意图识解深层之间形成信息层(如图二),并以何人、何地、何时、何事实、何事、何因、何据、何条件、何结果、何态度、何变化、何推断、何结论、何处置等十五种信息点为信息传播模式^{②3},对多媒介语篇中的符号信息进行树状命题网络描述和推理,以协助完成交际事件的描述、解读和解释;(3) 基于社会交际语境、认知心理学和多媒介的多模式外在形式等理据,将交际双方的交际事件创建和识解区分为多模式信息化、信息语篇化、语篇信息化和语篇信息多模式化等四个信息加工过程^{②4},其中多模式信息化是对多媒介所传播信息进行从非语言模式至语言模式的命题转化描述,转化单位为表达完整事件的命题即信息单位;信息语篇化是对所有信息单位进行线性组合并形成语言模式的语篇整体;语篇信息化是对语篇命题进行树状信息结构层级化处理;而语篇信息多模式化是对处于树状信息结构中的命题进行多媒介组合、融合、间化和转化,旨在创建新的多模式交际语篇。

第四,多媒介符号学的信息呈现与分析范式构建。媒介文化消费符号以社会消费能量为动力,社会生产的最新模式会迅速被包容在内,其最大特征是充满重构的动力^{②5}。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信息发展模式从空间地域转变为流动渠道,形成动态的信息网络流动空间,具体成分包括信息单位及其动态信息流,单位信息按照等级次序排列,信息流动起始于信息网络中枢^{②6}。笔者据此构建多媒介符号学的信息呈现与分析范式如下。(1) 信息网络空间是一树状命题网络组块,处于顶点的核心命题为交际意图,是整个树状网络信息中枢,指引着所有命题的信息流动路径,路径对应于十五种信息点,而且,所有信息单位及其信息点流动呈现三维一体树状模式,一体由信息单位的概念化结果呈现,三维分别指向信息单位界面、多模式界面和信息点界面,从而形成整个多模式语篇信息发展模式。此多媒介信息传播模式正是迎合了多媒介时代的社会交际功能和信息传播方式要求,通过对多媒介语篇的外在媒介形式、内在命题内容以及命题网络结构的信息路径进行显性化处理,为正确识解隐蔽的交际事件及其意图提供数据支持。(2) 为保障上述方法的信度和效度,以及增强其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可利用信息传播技术建设多模式语篇信息分析与语料库平台,在此平台上,既可展示多媒介的多模式与多模态特征分析过程,又可展示多媒介所呈现信息的树状语篇结构分析过程,后者为消解交际意图的面纱提供了信息意图路径。首先,交际主体从社会生活材料中勾勒出多媒介语篇边界,并对该语篇命名后存储于语料库;其次,对多媒介语篇中的非语言模式信息进行语言模式信息转化,从而和原有的语言信息一起形成语言模式的命题描述语篇;再次,对描述后的信息单位进行概念化处理和层级化处理,从而形成酷似人类思维导图的树状信息结构,此时显性信息解读结果得以形成;最后,利用构符者和解符者的文化语境交集,解释整个多媒介语篇的信息行为,以推理出交际主体的信息意图及其背后的交际意图。

综上,笔者基于符号哲学维度,结合社会符号学及语篇分析领域的前期研究成果,以多媒介符号的信息传播功能和社会交际目的为出发点,构建多媒介符号学的理论框架,包括多媒介符号的劳作模型构建、多媒介符号的内在结构与外在方式特征构建、多媒介符号学的多学科理据构建、以及多媒介符号学的信息呈现与分析范式构建,旨在揭示多媒介符号发挥交际功能的

哲学机制,以有效推进多媒介交际,提高社会交际效率。然而,多媒介交际语篇的创作和识解过程,由于交际主体存在个体认知和社会认知差异,存在多媒介符号的文化指称与优选差异,存在隐性信息涵义的逻辑推理能力差异等,均会导致主观性理解偏差的产生,故如何加强交际主体对多媒介交际语篇创建和识解的客观性,还亟待多媒介符号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①⑫⑯⑰ [德]卡西尔·恩斯特《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8、59、61、74、85、88、115页。

② [英]莫利·戴维,罗宾斯·凯文《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③⑮ Kress G. & Van Leeuwen T.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M]. London: Arnold, 2001: 1.

④ 胡壮麟《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期。

⑤ Kress G. & Van Leeuwen T. *Reading Images* [M]. London: Routledge, 2006: 6.

⑥⑩⑬ Kress G. What Is Mode? [A]. In Jewitt C.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ultimodal Analysis* [C]. London: Routledge, 2009: 54 - 67.

⑦ Van Leeuwen T. *Introducing Social Semiotic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3.

⑧ O' Toole M. *Opera Ludentes: The Sydney Opera House at Work and Play* [A]. In O' Halloran K. L.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Systemic -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C]. London: Continuum, 2004: 11 - 27.

⑨ O' Halloran K. L. *Visual Semiosis in Film* [A]. In O' Halloran K. L.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Systemic -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C]. London: Continuum, 2004: 109 - 130.

⑪ 张德禄《多模态话语理论与媒体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外语教学》2009年第4期。

⑬ [美]朗格·苏珊《艺术问题》,腾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3年版,第12页。

⑭ Ellestrom L. *The Modalities of Media: A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Intermedial Relations* [A]. In Ellestrom L. *Media Borders, Multimodality and Intermediality* [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17.

⑰ Schiffrin D., Tannen D. & Hamilton H. E.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M].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1.

⑳ 关于逻辑语义学,塔斯基做过专题研究,具体参见:朱建平《塔斯基的真定义、语义学与逻辑后承》,《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㉑ Grice H. P. *Meaning* [A]. In Baghramian M. B.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 London: J. M. Dent, 1998: 133.

㉒ 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New York: Longman, 1995: 98.

㉓ 杜金榜《法律语篇树状信息结构研究》,《现代外语》2007年第1期。

㉔ 淮艳梅《交际意图从生成到识解的过程研究——多模态语篇信息处理视角》,《外国语文》2014年第3期。

㉕ 武鸿鸣《媒介文化消费的社会价值场域》,《新疆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㉖ Castells, M. *Crisis, planning,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managing the new 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pace and socie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3 (1) : 3 - 21.